

隋唐时期的夏州城新论

艾 冲

自北魏太和十一年(487)建立夏州行政区域,迄宋理宗宝庆三年(1227,金正大四年)蒙古军灭亡西夏王国止,夏州城存在了740年之久。隋唐时期,夏州城作为今陕西榆林地区与内蒙古伊克昭盟(现称鄂尔多斯市)南部的中心城市,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。本文旨在探讨夏州城的历史地位、平面布局与空间结构、社会经济特点等问题。

一 夏州城是隋唐时期区域中心城市

夏州城是隋唐时期绥、银、夏、宥、盐、麟诸州区域(今陕西榆林地区与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)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和交通运输中心,因此成为该区域的中心城市。

1. 从地方行政与军事建置观察,夏州城一直是地方高级军政机关的驻地。

夏州城原名“统万城”,创建于东晋义熙九年(413)至义熙十四年间(418),竣工后即作为十六国时期赫连夏国的都城。历时九年后,赫连夏国都城于始光四年(427)被拓拔魏国的军队攻陷,其疆土并入魏朝版图。北魏灭夏之后,在统万城建置“统万镇”。镇,作为北魏在边远地区建置的军管型行政单位,担负镇抚一地之重任。统万镇,与高平镇、薄骨律镇分区管制赫连夏国旧地。这个军事机构存在约60年。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(487),撤销统万镇,在原址改建正规行政单位——夏州。此后,统万城之名被“夏州城”所取代^①。第二年(488),在夏州城添置化政郡、大夏县,隶属夏州。大夏县后更名为岩绿县。这时期,夏州城同时也是化政郡、岩绿县的治所。

太和十二年(488)后,夏州辖治四郡九县,由此奠定北朝至隋唐时期夏州行政区的地域范围。据《魏书·地形志》记载,夏州管化政、阐熙、金明、代名四郡。化政郡置于太和十二年(488),领岩绿、革融二县;阐熙郡置年与前者同,领山鹿、新口国二县;金明郡置于太平真君十二年(451),领永丰(真君十二年置)、启宁、广洛(真君十年置,隋仁寿元年更称金明县)三县;代名郡置于魏文成帝拓跋濬太安二年(456),领呼酋(太安二年置,有横水)、渠搜(太和二年即公元478年置)二县^②。据此,夏州管区范围略述如下:化政郡及其属县分布在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、横山县、靖边县和内蒙古乌审旗一带,阐熙郡及其二属县分布在今陕西定边县东部、靖边县西境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部之地,金明郡及其三属县当在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北部、安塞和子长诸县地,代名郡及其二属县分布在今内蒙古杭锦旗东部、达拉特旗西部之地。代名郡呼酋县境有河川称作“横水”,其北五十九里有“什贾故城”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七》和《元和郡县图志·关内道四·夏州》和《周书·杨忠传》记载,这两地皆在今杭锦旗东北部。在北魏末年六镇动乱后,代名郡降为代名县,隶属化政郡。据此可知,北魏时期夏州的辖域略如下述:南括今安塞县、宝塔区北境,北达今杭锦、达拉特二旗北部,东有今榆阳区、横山中部,西括今定边、鄂前旗东部,中跨乌审旗、鄂托克旗与伊金霍洛旗局部。

延至北周明帝武成元年(559),夏州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北周创立的首批总管府驻地之一,即夏州总管府的驻地。北周至隋代,一个总管府下辖数个州级行政单位。夏州总管府统管夏、绥、银三州,成为那时期“河曲”地域南部的高层行政管理机构;夏州城亦随之成为区域行政中心,继而发展成该总管府辖区的文化、经济和交通中心^③。隋初,隋文帝杨坚继承北周的总管府制度;夏州总管府建制继续维持。开皇三年,废除郡级建制,以州领县。至大业元年(605),隋炀帝撤销总管府建制;夏州总管府被废罢。大业三年(607),隋朝改州为郡;夏州改称“朔方郡”。该郡领三县——岩绿、宁朔、长泽^④。隋末,夏州城被割据者梁师都占据,成为该割据政权的国都。

唐武德元年(618),恢复“总管府”建制,并恢复“州”建制。然而,此时夏州城仍在梁师都控制下,未能及时重建总管府。贞观二年(628),唐朝戡定梁师都割据势力,收复夏州城。因为唐武德七年(624)统一改“总管府”为“都督府”,所以在夏州城建立“夏州都督府”。夏州都督府统管三个州级政区——夏州(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古城)、绥州(治今陕西绥德县城)、银州(治今陕西横山县党岔古城)。开元廿六年(738),增领宥州(治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查干巴拉嘎苏古城)。因此,夏州城依旧是该区域中心城市。天宝元年(742),唐朝再度改州为郡;夏州更名为朔方郡,夏州都督府改称朔方郡都督府。至唐乾元元年(758),恢复夏州、夏州都督府的政区名称^⑤。

唐后期,在地方推行节度使司制,以取代都督府在地方管理中的主导地位。夏州城自贞元三年(787)六月起成为“夏绥银节度使司”驻地,依旧是该区域的军政中心。夏绥银节度使,亦名夏州节度使。其管内有四州——夏州、绥州、银州和宥州。宥州是指“新宥州”,复置于元和九年。史称“元和九年五月,复置宥州以护党项。”“改隶夏绥银观察使。”^⑥夏州节度使司遂成为无定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高层管理实体,其治城仍旧是区域中心城市。

唐广明(880—881年)中,党项羌首领拓拔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立下军功,被唐廷委任为夏州节度使。唐末,党项羌首领趁唐朝统治衰微之机而割据朔方。无定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城市发展史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。

2. 从区域交通与文化活动方面观察,夏州城处在区域交通网络的中枢位置。

(1)由京师长安城北赴丰州、西受降城、天德军城的交通干线,经过鄯州、延州之后,溯延水河而上,出芦子关(今安塞县北部镰刀湾附近白于山口)、顺芦河而下至夏州城,再由夏州城趋西北,经过初期“毛乌素沙漠”东部、经略军城、库结沙(今库布齐沙漠),渡黄河,抵达丰州城,再分赴西受降城、天德军城(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南部)^⑦。

(2)由胜州赴灵州的交通干道,自胜州(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)趋南,经过连谷县城、麟州城、银城县城、开光县城而抵银州城,转向西溯无定河而上至夏州城(今陕西靖边白城子),再由此趋西南,经长泽县城、盐州城,或由此向西经旧宥州城(今鄂托克前旗查干巴拉嘎苏古城)、兰池州城(今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古城),西达灵州城(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村西侧黄河东岸)^⑧。

此外,以夏州城为中心呈幅射状的道路还有:

(3)由夏州城往东南,顺无定河谷而下,历经银州城(今陕西横山党岔古城)、抚宁县城(今米脂无定河西岸),抵达绥州城(今陕西绥德);自此转向东去,经延福县城,渡黄河,赴并州(今山西太原西南)。

(4)由夏州城趋向北方,赴中受降城(今内蒙古包头市南、黄河北的敖陶窑古城)之道路。

(5)由夏州城趋西南,历盐州城(今陕西定边),转南赴庆州(今甘肃庆阳)的道路。

(6)夏州城往原州(今宁夏固原)、会州(今甘肃靖远)间的道路,先过盐州城,再趋西南经温池县城(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附近),由此转向南赴原州城;或由此继续西南行而抵达会州城(今甘肃靖远),西渡黄河后,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主干线相联结^⑤。

据此可知,夏州城在隋唐时期区域交通运输地理上居于十分重要的枢纽位置。无论是东西往来,抑或是南北交流,此乃必经之地。它东连河东地区的云、朔、代、并诸州,西通陇右地区的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诸州,南赴国都长安城,北系阴山、漠南地带。

夏州城的城区和郊野,先后有突厥、昭武九姓、吐谷浑、铁勒九姓、党项和沙陀诸族人口居住或游牧。例如:长泽县城曾是突厥阿史那苏尼失部的长州都督府驻地,德静县城曾是突厥阿史那思摩部的化州都督府治城,朔方县、宁朔县之地曾是铁勒诸部的游牧草场。党项诸部于唐后期成为夏州地区的主体居民。元和年间(806—820),党项“以部落繁富,时远近商贾,赍缿货人买羊马。”^⑥内地商人来到党项诸部牧地从事商贸,丰富着当地牧民的物质生活,推动包括夏州城在内的区域经济的发展。

不难看出,隋唐时期的夏州城是地区中心城市。它既吸引着夏州都督府/夏州节度使司管内的居民,也吸引着周边地带的各族人口。

二 夏州城的地理位置与空间结构

隋唐时期的夏州城故址座落在陕西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子村北、无定河北岸。其地理座标为东经 109.9 度,北纬 37.59 度;其东、北、西三面与今内蒙古乌审旗毗邻。

1. 夏州城的相关历史记载与考古报告

据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对奢延水(今无定河)流域地理的记载,可窥知统万城(夏州城)初建之简况,特摘录如下:

河水又南,阳水注之。……又南(迳)离石县西,奢延水注之。(奢延)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,东北流。《山海经》曰‘所谓生水出孟山者也’。郭景纯曰‘孟或作明’。汉破羌将军段颍(音窘)破羌于奢延泽,虜走洛川,洛川在南。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,又谓之朔水矣。(奢延水)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。王莽谓之奢节也。赫连龙升七年,于是水之北、黑水之南,遣将作大匠、梁公叱干阿利改筑(为)大城,名曰统万城。蒸土加功,雉堞虽久,崇塘若新。并造五兵,器锐精利,乃咸百炼,为龙雀大环,号曰‘大夏’。龙雀铭其背曰:‘古之利器,吴楚湛卢,大夏龙雀,名冠神都。神都可以怀远,可以柔逋,如风靡草,威服九区’。世甚珍之。又铸铜为大鼓,乃(本文作者按:当作‘及’)飞廉、翁仲、铜驼、龙虎,皆以黄金饰之,列于宫殿之前。则今夏州治(城)也^⑦。

据考古报告披露的资料(戴应新,1999年),古代夏州城的平面格局大略如下:

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,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、东城、西城,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、二道城与三道城。

城址(所在)地形西北高,东南低,海拔 1162—1150 公尺,高出无定河水面 40 余公尺。外廓城夯土筑成,夯层厚 10—15 公分,土质较疏,色黄白或褐白。因迁就地势和包容最大面积,颇不规则。东垣最短,长约 300 公尺,位于一条支沟的左上方,残高 0.5—1.5 公尺,宽 9.2 公尺,其中南部 100 公尺长的一段被城内排水冲毁。北垣与东垣夹角呈钝角,作弧状向西延伸,

至内城东北方变成直线,愈向西愈接近两内城北垣,二者相距 150—100 公尺,截止于西城西垣西北,长约 2000 余公尺。其现存高度略高于地面或为沙丘所覆压,断断续续显现于地表,隐没段落的走向及城垣宽度,均以铲探得之。宽亦 9.2 公尺。南垣平面呈 V 字形,底尖在原边,东段因河道侵蚀,原坡下滑而致倾圮,残存的部分段落则被高大沙丘所覆盖。南垣西段斜向直行,垣土微露出于地表,与二内城南垣距离不及 100 公尺,止于西城西南,与北垣末端南北相望,长约 2100 公尺。

外廓城无西垣,亦即城圈没有合围。惟在西城西北角隅墩下,筑有一条夯土路基,宽 2 公尺,直线向西延伸。另在西城西南方,亦有一条夯土路基。两条道路通向西北方的陵墓和陵城。该二条夯土路基被沙所掩,铲探追踪各千余公尺长而罢。

外廓城东垣南、北二端和南垣底尖部,各筑有一个大墩台,平面方形或长方形。以东垣北端(NO:外墩 1 号)者为例,底部东西宽 22 公尺,系由相接的二城垣向外加宽而成,残高 4.5 公尺,收水成 60 度角,其东临沟,墩外侧有夯筑护坡。东垣南端的墩台弧悬于原边。北垣中段可见有二座马面伸出,西端外侧有两个长方形夯土建筑基座。

内城由一道南北向城垣分隔为东、西二城。其北垣在一条直线上,方向 113 度。除东城南垣西段被沙丘覆压外,现存高度 1—10 余公尺不等,尤以西城保存最好。两城略呈长方形,惟西城西垣有一曲折,又由于东城比西城长出,故二城南垣也构成一个曲折。东城周长 2566 公尺,其中东垣长 737 公尺,西垣长 774 公尺,即将西城的东垣向南延伸 4—5 公尺(本文著者按:此处似有误,实应是向南延伸 37 公尺)而成之,南垣 551 公尺,北垣 504 公尺。西城周长 2470 公尺,四垣的长度分别为:东垣 692 公尺,西垣 721 公尺,南垣 500 公尺、北垣 557 公尺。西城垣基厚 16 公尺,加上马面长度可达 30 余公尺。东城垣较薄,厚 10 公尺左右。东、西两内城的四隅都有方形或长方形墩台,且均高出于城垣。其中以西城西南角台最高,现存高度达 31 公尺。西北角墩次之。其东南角墩坍塌。东北角墩开裂。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,南、东门俱毁圮,仅存基址,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,门道各宽 3 公尺。城址四垣之外加筑马面,西城马面较密,如东、西和北垣各有 10 座,南垣 8 座。南垣马面既长大又宽厚,每座长 18.8 公尺,大于城垣厚度;宽 16.4 公尺,且高出城垣,这是与其他各垣的马面不同者。……此外,据我们发掘得知,统万城南垣马面所以那么长大宽厚,还因为在其里面建有仓库的缘故。

西城内距南垣不远处,屹立着一座平面长方形的高大夯土墩台,东距宫殿遗址仅 50 公尺,这便是文献所载的永安台。425 年,赫连昌即王位于永安台上,即此。

内城各城垣、马面及四隅墩台和永安台,一律用苍白色土夯筑而成,城土经北京建材研究院分析鉴定,主要成分为粘土矿物、石英和少量碳酸钙,即粘土、砂子和石灰,其耐压强度平均 230kg/cm²。夯层厚 7、8、15、20 公分,有窝夯(本文作者按:原文“窝”当为“圆”),夯窝密如麻点;有平夯,夯面光滑如镜。由于材料精良,夯打精细,所以特别坚硬^⑩。

考古资料向我们揭示出“统万城”(即夏州城)遗址的基本格局,对于认识这个古代区域中心城市具有重要作用。现代考古学者所调查的“统万城”遗址,是经历十六国、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两宋时期而被持续利用的古城遗址,并非单纯的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国都——统万城遗址。如前所述,北魏太和十一年创置“夏州”后,此古城遂改称“夏州城”,迄宋代不变。因此,今人所谓“统万城”实际应称作“夏州城”。惟有如此,才有利于探讨这座古代城市的真相及其历史作用。为更贴近历史实际起见,可合称为“统万城/夏州城”。

2. 夏州城的空间结构变化

为便于讨论,先要解决三个迄今尚存的问题。晚近以来,对于夏州城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演变,学界多有论著问世,但是观点歧出,各持一说,尚未达成共识。

(1) 较为重要的问题有三:

其一,“统万城/夏州城”与两汉时期的上郡奢延县城究竟有无承袭关系?

对于这个问题,迄今存在三种见解。部分学者认为“统万城”是在汉代奢延县城基础上改筑扩建而就,持肯定态度;另一些研究者则对此持怀疑态度;还有一些学者则否认统万城是在汉奢延县城基础上改建而成。

我个人赞同第一种见解,即“统万城/夏州城”是在汉代奢延县故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,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关系。奢延县的具体建置时间,迄今尚不能确定。秦代上郡有无奢延县建制,没有史料可资证明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,西汉时期上郡有 23 个属县,奢延县乃其一^③。因而可以肯定,至迟西汉时就置有该县。汉武帝之前的六十余年间,汉朝修复和利用战国时期秦昭王长城。是时,此道长城以北地域乃匈奴白羊、楼烦诸部的游牧地。奢延县城恰在这道修复的秦昭王长城之北、红柳河北岸。显然,奢延县不可能出现在西汉前期的六十年间。它的出现时间,只能是在汉武帝元朔二年(前 127)卫青收复“河南地”并循阴山布防之后,换言之,奢延县及其治城的出现最早不超过公元前 127 年^④。据本文前录《水经注·奢延水》之文:“(奢延水)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。王莽谓之奢节也。赫连龙升七年,于是水之北、黑水之南,遣将作大匠、梁公叱干阿利改筑(为)大城,名曰统万城。”可以肯定赫连夏国的都城——统万城是在汉代奢延县城基础上改筑扩建而为大型城池的。

这个见解是建基于下列依据之上的。首先,酈道元《水经注》成书于北魏时期(酈氏生卒年在公元 470—527 年),上距统万城兴筑之年——公元 413 年(东晋义熙九年,大夏龙升七年),至多不过 115 年,实乃迄今所见奢延县城与统万城沿承关系的最早记录,无疑是可靠的。其次,统万城于公元 418 年竣工之后,作为赫连夏国的都城仅历时九年,就于公元 427 年被北魏军队攻陷;魏人对这座城市的建筑情况应有清楚的认识。第三,酈道元曾亲身游历今陕西、山西、内蒙古、河南、山东诸地,从事实地踏勘寻访,其对奢延水、奢延城的记述实基于其人的考察资料,自属可信。依据上述几点理由,统万城/夏州城的营造是以汉代奢延县故城为基础而改筑扩建的。不过,奢延县城自东汉末年被人为放弃,正所谓东汉“灵帝末,羌胡为乱,塞下皆空”^⑤;其后二百余年(190—413 年)未被利用,迄赫连勃勃时早已废弃。因此,营建统万城是在汉代奢延城旧址上施工改建,却无直接利用之关系。追溯夏州城的城建史,只能止于公元 413 年。

其二,赫连勃勃所赞叹“美哉!此阜,临广泽而带清流”之地究竟在哪里?

对于这个问题,学者有三种不同看法。其一,认为这是赞美统万城所在的红柳河北岸一带;其二,认定所赞美之地位于统万城西北 70 里的契吴山南麓;其三,个别研究者认为所赞美的契吴山是指东契吴山,位于黄河东北的云中川一带(今呼和浩特市以南地区)。

我个人认为:上述三种判断均不恰当,真正被赫连勃勃赞美之地,既不在统万城一带,也不在统万城西北 70 里处,更不在黄河东北的云中川,而是在统万城北偏西 125 里的契吴山之中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:“契吴山,在(朔方)县北七十里。”此指契吴山南麓在夏州城北 70 里处,由此往北始入契吴山区。这里并非赫连勃勃登高感叹之所在。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山大发赞叹之处,亦见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同篇的记载,只是未引起研究者注意而已。即所谓“故白城,一曰契吴城,在县北一百二十五里契吴山。赫连中因山所筑。(赫连)勃勃尝所叹美,故其子(赫连)昌

因立此城，以立勃勃庙。”^⑩这段引文无可辩驳地表明：赫连勃勃叹美之地在夏州城北偏西 125 里（唐代里制）的契吴山之上、故白城附近。正因为赫连勃勃在此发出由衷的叹美之语，所以赫连昌在此风景优美的山阜上建造“故白城”，并在城内建筑其先父——赫连勃勃的宗庙，以资纪念。另外，“赫连勃勃北游契吴，叹曰：‘美哉！此阜，临广泽而带清流。吾行地多矣，自马岭以北、大河以南，未之有也’。”^⑪字里行间也显露出他是伫立在山巅鸟瞰山下景色时说这番话的。“阜”者，土山也，山岭也。所以，此特定环境并不在统万城北 70 里的契吴山南麓，也不在统万城附近，更不在黄河东北的云中川。它只能坐落在赫连昌建造的“白城”所在山阜及其附近地带。

其三，统万城/夏州城废弃于何时？

多数学者依据北宋时期的史料，推定夏州城废弃于宋代淳化五年（994）。其实不然。首先，北宋于淳化五年下令放弃夏州城，将夏州居民迁往无定河下游河谷的银州、绥州。宋朝虽然放弃夏州城，西夏却随后占据夏州城，仍保持其州级政区建制^⑫。其次，元代的历史文献已无夏州、夏州城的记载。据此推断，夏州建制应延续至西夏末年为止。蒙古军队于公元 1227 年灭亡西夏。是时，西夏诸城相继被攻陷，居民遭到烧杀抢掠。夏州城、龙州城、盐州城等城池皆毁弃于此年。

还有学者认为，元朝改称夏州城为“察汗脑儿城”（或写作察罕脑儿、察干淖尔）。其实亦不然。察汗脑儿，是蒙古语的音译，指的是湖泊。察汗脑儿城，显然应坐落在察汗脑儿湖傍，而且曾是元世祖的行宫，后为驿站所在。它与夏州城无涉，因为夏州城址附近并无大湖泊存在。因此，元代察汗脑儿城遗址，应在今内蒙古乌审旗、伊金霍洛旗之境寻觅，那里迄今存在几个称作“察汗脑儿”的湖泊。

（2）夏州城三重城圈的建筑年代

夏州城的空间结构与平面布局，以考古工作者探明的三重城圈为分划标志。对于称作外廓城、东城、西城的三重城圈的建筑年代，仍有待甄别。今人所探查的“统万城”遗址，实际是隋唐宋时期的夏州城遗址。因为早期的统万城建筑于公元 413 年—418 年间，竣工后作为赫连夏国的都城仅历时九年，就在公元 427 年陷落于北魏军队之手。北魏接管该城后初置“统万镇”，延至公元 487 年（魏太和十一年）废统万镇而改置夏州为止，历时六十年。其为都为镇共历时六十九年。其后，该城作为夏州治城自公元 487 年始、迄 1227 年止，历时七百四十年之久。最终是以夏州城之名而被弃废。无论从其存续时间，抑或建制名称，都应称作夏州城，而非“统万城”遗址。

考古工作者对夏州城的三重城墙遗址的始建年代未作具体的判断。笔者依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，推断这三重城圈始建时间各不相同。

首先，外廓城的建筑时间最晚。“外廓城夯土筑成，夯层厚 10—15 公分，土质较疏，色黄白或褐白。因迁就地势和为包容最大面积，颇不规则。”其“破坏严重，仅留断断续续的几道略高于地面的残迹，轮廓不大清楚。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、骨渣分布范围判断，外廓城面积比东西二城略大”^⑬。依此可知，外廓城建筑质量较差，地表城墙坍塌殆尽，显然与坚如磐石的内城城墙形成天壤之别，因而其建筑时间较晚。

那么，外廓城究竟始建于何时呢？其功能又是如何呢？笔者认为：夏州城的外廓城大致始建于唐代后期，旨在加强夏州城的防御功能，以抵御吐蕃武装的东进。唐后期，夏州地区曾经掀起一阵筑城高潮，夏州的外廓城当建筑于其时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：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唐朝在

夏州城组建天柱军,标志着夏州城军事地位的上升。至宝应元年(762),天柱军被撤销。但在此时,吐蕃侵占陇山、原州弹箜峡、长乐山(今宁夏同心县大罗山)诸地,不断向盐州、夏州地区侵袭。唐德宗贞元三年(787)六月,“甲子,割振武(节度使)之绥、银二州,以右御林军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,帅神策之士五千、朔方、河东之士三千,镇夏州。”^⑧夏州节度使司的正式建立,标志着其防御地位的重要性。公元824年(唐穆宗长庆四年),夏州节度使李祐在夏州城与白于山间地带构筑五座军事城堡,以阻遏吐蕃东下之途。即“夏州节度使李祐筑乌延、宥州、临塞、阴河、陶子等城于芦子关北,以护塞外。”^⑨夏州节度使对其治城城防的加固与扩建,理应在长庆四年(824)以前。唐德宗贞元二年(786)十一月,吐蕃攻占盐州城。同年十二月,吐蕃进占夏州城,又陷银、麟二州。贞元三年(787),吐蕃从盐、夏二城撤军,并大肆破坏,即“悉焚其庐舍,毁其城,驱其民而去。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。”^⑩盐州城处在抵御吐蕃的前线,史称“初,盐州既陷,塞外无复保障”。至贞元九年(793)二月,唐朝才修复盐、夏二州城。是年二月“辛酉,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,又诏泾原、山南、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,城之二旬而毕。命盐州节度使(本文作者按,当作刺史)杜彦光戍之,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,由是灵、夏、河西获安。”^⑪值得注意的是,《资治通鉴》在此段记述中夹注考异之文。即“考异曰:《邠志》:‘八年,诏追张公(笔者按指张献甫)议筑盐、夏二城。张公奏曰……上遣之。张公以(魏)蕘为邠宁马军兵马使。三月,师及诸军赴于五原,去城百里而军。蕘独以其骑径至城下,陷城而入,逐吐蕃,召诸军城之;更引其军西掠境上,往复走望,为师耳目。蕃众距境而不敢入。官军城二郡而归。’白居易《乐府·城盐州》注亦云‘贞元壬申岁,特诏城之。’而《实录》在九年二月。盖去岁诏使城之,今年因命杜彦光等而言之”。考异之文谓“议筑盐、夏二城”,“官军城二郡而归”,“二郡”即二州之异称,指盐、夏二州治城。毫无疑问,贞元八年至九年(792—793),盐、夏二州城同时得到修复与加固。夏州城的外廓城当在此时增建而成。被吐蕃毁坏的夏州城内城同时得到重建。

其次,夏州城的内城分为东、西二城。其东城的始建时间当在西汉中期。前已论及汉代奢延县城实为统万城的前身,就是夏州内城的东城。依据考古资料分析:第一,东、西二城的墙垣厚度存在较大的差异。西城的墙基厚度约为16米,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;东城的墙基相对较薄,厚度为10米左右(6—12米),几乎是西城墙垣的一半。这间接反映出东、西二城始建年代的不同。东城显系沿袭西汉奢延县城,因属县级政府的治城,原先城墙厚度不大,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重建之时仍维持其原先的墙厚。其西城系赫连夏国于公元413年拓建部分。所谓“改筑(为)大城,名曰统万城”者也。故其墙体厚度远大于东城。第二,东、西二城的南垣不在一条直线上,也表明两城始建时间有先有后。两城北墙处在同一直线上,方向为 113° ,可知北墙是公元413年建筑统万城的基准线。南墙则不然。东城的南墙较西城的南墙向南伸出82米之遥(东城西墙长774米,西城东墙长692米)。显然,构筑东城在先(西汉中期),增建西城在后(413年)。赫连夏国将奢延县故城改筑为大城之际,既重建旧城,又在旧城之西增建新城作为最高统治者居住之所。遂以奢延旧城的西墙作为东、西二城的中隔墙。西城的南墙从旧城南墙西端往北82米处起向西延伸,于是形成东、西二城结合部的一个拐角^⑫。第三,据实地调查,东、西二城的四墙之外壁皆筑有马面(附墙墩台)。东城的东、北、南墙外壁的马面稀疏,西墙外无马面。可是,西城的四墙之外壁,马面较密,东、北、西三墙各筑10座马面,南墙有8座马面。而且南墙西段的两个马面,内部中空,辟为储存粮食、物资的仓库。这也表明西城是赫连勃勃新建之城,符合历史文献有关统万城“崇台秘室”的描述,其建筑时间晚于东城。这

可反证东城始建于西汉时期。第四,西城的北、西、南三墙,夯层厚 15—20 厘米,关键部位仅厚 7 厘米,夯层浅薄,层次致密,夯打坚实,最为牢固。这与《晋书》所载夏国将作大匠叱干阿利要求严格、督工苛急适相印证,“其坚可以砺刀斧”^⑤。而东城的墙垣夯筑相对粗疏,夯层较厚,居于 20—40 厘米间,尤其是东城的西墙(中隔墙)。第五,夏州城遗址出土有两方汉代铜印:“西部尉印”、“驸马都尉”印,成为统万城/夏州城建筑于汉代奢延城基础上的物证。2010 年 3 月底,笔者在统万城内东城实地考察时捡获东汉残云纹瓦当 1 件,成为东城乃汉代所筑的重要新物证。因此,奢延故城当即今人所谓“东城”遗址。

据此可以肯定:夏州城外廓城拓建于唐德宗贞元八至九年(792—793);其内城的东城始筑于西汉中期(元朔二年即前 127 年后),重筑于赫连夏凤翔元年至昌武元年(413—418);其西城则展筑于赫连夏国凤翔元年至昌武元年间(413—418)。

(3) 夏州城的空间结构

依据考古勘探、发掘和实地调查,结合历史文献分析,夏州城的平面轮廓现已基本查明。整个夏州城依随无定河北岸的地势分布,座西北而朝东南,西北依托契吴山南延之部分,东南俯临无定河谷地,即《晋书·赫连勃勃载记》所谓“背名山而面洪流”。它由外廓城、东内城、西内城组合而成。

外廓城 出现于唐贞元八至九年(792—793),平面呈不规则的长四边形。其南墙中部、北墙东部有纯角状弯折,东墙约长 300 米,宽 9.2 米,东墙切近台原边缘,依地势呈东北—西南走向;北墙长约 2000 米,宽亦为 9.2 米,其东段为弧线状,西段呈直线而距两内城的北墙 150—100 米,终止于西内城西北侧;南墙长约 2100 米,平面呈“V”形曲折线,转折点以东段紧临高达 40 余米的无定河北侧台原边坡,转折点以西段呈直线斜向西内城,距两内城南垣不足 100 米,止于西内城西南侧。至于外廓城的西墙,迄今尚未找到。20 世纪末,考古人员断言“外廓城无西垣,亦即城圈没有合围。”^⑥

但据 2002 年迄今的后续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分析,外廓城应有西墙。外廓城的南墙、北墙应与西内城的西垣外侧的一道南北走向的壕堑相联结。仅就发掘清理的长约 28.5 米的壕堑遗址而言,其走向与西城西墙平行,因此可能纵贯海拔 1162 米等高线,北上山冈、南通河谷,这就必然与外廓城的北墙、南墙衔接,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。若然,外廓城则将东、西城包括于其中^⑦。另据靖边县文物工作者告知,曾在西内城西方的沙漠中发现外廓城西墙的部分遗址,已被流沙覆盖^⑧。显然,其详情有待今后继续探查。

东内城 居于外廓城的中部,平面布局呈略偏西南的长方形。它始筑于西汉元朔二年(前 127)收复“河南地”之后,重建于赫连夏国凤翔元年(413)。其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垣顺直,无转折,周长 2566 米。但城墙建筑规制不如西内城。

西内城 紧傍东内城之西,平面亦呈略偏西南的长方形。它始筑于赫连夏国凤翔元年至昌武元年(413—418)间。其东垣乃东内城的西垣(中隔墙),南垣、北垣呈直线,西垣中部向东折转一段距离(4.5 米)后复折向西南,止于西南隅墩。西内城纵向长度较东内城西墙缩短 82 米。周长 2470 米。城墙高厚雄伟。东内城和西内城组合成一个大型内城。这个大型内城实乃赫连勃勃营建的都城——统万城;北魏太和十一年迄唐贞元八年(487—792)称作夏州城。此后,夏州城增筑一重外廓城。

三重城圈,标识着隋唐时期夏州城区的不同功能区,即城市空间结构。赫连夏时期的统万城,分作东城(外城)、西城(皇城)。西城(皇城)乃大夏皇帝赫连勃勃及其宗室的居所、处理朝

政之地,以及中央官署所在地。东城(外城)应是普通居民区、商业区、手工业作坊分布地,以及军人营地。北魏太和十一年至隋唐时期,夏州城的城市功能区格局基本不变。西城先后成为夏州总管府、夏州都督府、宁朔大使府、夏州节度使司等高级军政机关,以及夏州、化政郡、朔方郡诸衙署的驻在地,还有若干公共设施——诸如仓库、钟楼(今所谓永安台者)、鼓楼(今所谓宫殿基址者)等分布于此城内^②。东城则是岩绿、朔方等县级衙署所在地,平民、商贾、旅客、军兵居住区,商业与手工业分布区。唐贞元八年(792)后,外廓城内大抵是军队营区、牲畜圈栏、手工业作坊、公共活动的场所,这从该城址内散布的瓦砾、骨渣遗存可以推知。外廓城逼近无定河北岸台原边缘,无疑是出于尽量占据有利地势以巩固城市防御的军事考虑。

在现今学术界,对古代夏州城市空间结构的认识尚存在若干不同的见解。其共同之处,就是忽略夏州城时期而专注于十六国时期的统万城。有的研究者认为:统万城遗址的西城是宫城,其中不存在另一个所谓宫城。东城是内城的组成部分,其中又有子城,可能是官署衙门所在。清人何炳勋所说三道城,由东向西,第一道是东城,第二道是东城内子城,第三道是西城。统万城礼制建筑集中在城南和城东,社稷坛和郊天坛可能在城南,七庙和明堂等在城东。其他学者则认为:赫连夏“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新城,其遗址即今西城;而现存的东城之东、北、南诸墙遗址估计乃是汉奢延城的旧规。……实则今东城即当时的外廓城,西城即内城,而内城之西部别有一个宫城。……统万城的主要宫殿西宫位于内城西南部,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在西半部正中的位置……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,为城内最高的建筑遗址,应当就是当年的西宫正殿,即路寝(永安殿、永安台)所在。”“内城(西城)的西南部另有一个东宫,西宫之北有别殿,离宫在城南,西宫之中还有温宫、凉殿,社、稷在内城(西城)之南部,城北部为苑囿区。至于外廓城(东城),目前仅可推测其东部偏北处有一官署区存在,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和南部。”还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,“认为在西城西部存在一个方一里左右的宫城,此宫城与内城(西城)、外廓城(东城)是统万城的三重城圈布局”^③。显而易见,学术见解分歧的解决,应俟考古工作者今后在该地的继续发掘、探查之成果。

三 隋唐时期夏州城区的经济生活

隋唐时期夏州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,在经济方面的辐射范围应包括夏州都督府所辖夏、银、绥3州,以及毗邻的宥州、盐州和麟州。这一带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,民族间经济、人员与文化交流活动,也成为夏州城及其郊区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。

唐代夏州城内及近郊的经济活动包括手工业、商业、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领域。城区的手工业门类,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推断,应该包括制毡、制兵器(例如角弓)、麻纺织、制蜡烛、宰牲、粮食加工、建筑材料等行业,以供给居民物质生活的各种需要。^④在商品贸易方面,由于旅客、官员、公差、宗教人士的往来,交通干道的汇聚于此,给夏州城市带来商品交换的兴起与活跃。夏州城区的交通运输设施,除官方建立的馆驿之外,民间的旅店、货栈、饮食店、车马店等服务设施分布在交通冲要之地,成为旅客补充给养、休息身心、了解信息的中转站。例如唐后期外地商人进入夏州地区购买党项部落牲畜或畜产品,必以夏州城区作为物品、牲畜的集散地和人员暂居地,以及商业信息的中心地。^⑤元和十一年(816),唐宪宗“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于河曲”。“河曲”包括夏、银、盐、宥、麟诸州。^⑥元和末年(820),夏州党项诸部“以部落繁富,时远近商贾賫(杂)缿(诸)货入(其部落)贸(其)羊马。”^⑦宝历元年(825),“委度支往河东、振武、灵、

夏等州,市耕牛一万头,分给畿内贫下百姓。”^⑤因此,夏州城就成为各地商人来去逗留之地。各族牧民、农民也以夏州城作为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中心市场。

商业性的歌舞演出也在夏州城内发展起来。诸如“六胡州”粟特牧民东迁至夏州北部后,一些青少年离开本部落进入夏州城内,从事商业性歌舞表演以维持生计。这种现象虽无直接的历史记录,却间接地从唐代诗人的作品中反映出来。例如李益所作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 赋得六州胡儿歌》就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粟特族青少年在饯行宴会上表演歌舞的情景。诗云:“六州胡儿六蕃语,十岁骑羊逐沙鼠。……无定河边数株柳,共送行人一杯酒。胡儿起作和蕃歌,齐唱呜呜尽垂手。心知旧国西州远,西向胡天望乡久,回头忽作异方声,一声回尽征人首。蕃语虏曲一难分,似说边情向塞云。”^⑥这样的歌舞表演当然是有报酬的,属于商业性文艺演出。依此推测,在唐代夏州城区应有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乐舞歌舞表演团体,丰富着夏州城居民、外地旅客的精神生活。譬如突厥、铁勒、吐谷浑等族能歌善舞的艺人,在街头、餐馆、店堂诸场所的卖艺表演。

注 释:

①魏收:《魏书》卷106下《地理志下·夏州》,第2682—2629页,中华书局,1974年。李吉甫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《关内道四·夏州》(上册)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
②《魏书》卷106下《地理志下·夏州》,第2428—2629页。王仲莘著《北周地理志》卷1《关中·夏州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19—128页。

③艾冲:《论北周总管府制的创立与发展》,《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》2001年第1期。

④艾冲:《隋代总管府制的发展与废止》,《唐都学刊》1998年第4期。《隋书》卷29《地理志上·朔方郡》,中华书局,1973年,第812页。

⑤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《关内道四·夏州》,第99—100页。

⑥《旧唐书》卷198《西戎传·党项羌》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《关内道四·新宥州》。

⑦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2《关内道二·京兆下》、卷3《关内道三·鄜州、延州》、卷4《关内道四·夏州》。

⑧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3《关内道三》、卷4《关内道四》。

⑨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《关内道四》。艾冲:《论唐代关内地区驿路的空间特征》,《三秦论坛》1996年第6期。

⑩《旧唐书》卷198《西戎传·党项羌》,第5293页。

⑪(北魏)酈道元:《水经注·水经一》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8年,第52—54页。

⑫引自戴应新:《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》,原载中国台湾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17卷第2期,第42页—第44页,1999年(中华民国八十八年冬季)。后收入《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——统万城》(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专辑,2003年6月)。本文在引用时,为适应中国大陆地区读者的阅读习惯,将原文中的数据一律改用阿拉伯数字表达,特此说明。

⑬班固: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八下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617页。

⑭艾冲:《中国的万里长城》,三秦出版社,1994年,第46页。

⑮⑯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《关内道四·夏州》。

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《关内道四·夏州》引《十六国春秋》语。

⑱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六册,中华地图出版社。

⑲戴应新:《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》,原载中国台湾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17卷第2期,第42页—第44页,1999年(中华民国八十八年冬季)。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(戴应新执笔):《统万城城址勘测记》,《考古》1981年第3期。

⑳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卷232《唐纪四十八·德宗贞元三年(787)》,中华书局,1956年。

- ⑲《新唐书》卷 37《地理志一·夏州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。又见于《旧唐书》卷 17《敬宗纪》；《册府元龟》卷 994《外臣部·备御七》。
- ⑳《资治通鉴》卷 232《唐纪四十八》德宗贞元三年(787)，第 7489 页。
- ㉑《资治通鉴》卷 234《唐纪五十》德宗贞元九年(793)，第 7540 页。
- ㉒邢福来：《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》，载《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——统万城》(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专辑，2003 年 6 月)。戴应新：《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》，原载中国台湾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 17 卷第 2 期，第 42—44 页，1999 年(中华民国八十八年冬季)。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(戴应新执笔)：《统万城城址勘测记》，《考古》1981 年第 3 期。
- ㉓《晋书》卷 130《赫连勃勃载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。
- ㉔戴应新：《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》，原载中国台湾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 17 卷第 2 期，第 42—44 页。
- ㉕邢福来：《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》，载《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——统万城》(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专辑，2003 年 6 月)。
- ㉖ 2011 年 3 月在统万城遗址与靖边县文物管理所前所长交谈获悉。
- ㉗《横山县志》卷 4《艺文志三·杂记》。
- ㉘李令福：《2000—2003 年统万城遗址考察记》，《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——统万城》(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专辑，2003 年 6 月)。邓辉等：《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1 年第 2 期。
- ㉙《新唐书》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第 973—976 页。
- ㉚《全唐文》卷 737《沈亚之·夏平》，卷 638《李翱·付公神道碑》。
- ㉛《新唐书》卷 50《兵志》。
- ㉜《旧唐书》卷 198《西戎传·党项羌》，第 5292 页。《唐会要》卷 98《党项羌》。
- ㉝《旧唐书》卷 17《敬宗本纪》。
- ㉞《全唐诗》卷 282《李益·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 年，第 715 页。
- (艾冲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)